

## 橘州三江六岸的夜

■ 黄超平

我喜欢橘州三江六岸,更喜欢橘州三江六岸的夜。

这样的喜欢,应该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吧,当然这样的喜欢是在三江六岸整治变成绿道长廊,变成市民悠闲散步好去处之后。

晚上六点至八点的三江六岸,是青春向上的。这个时间点,围绕着三江六岸跑步的人大部分都是刚刚卸下工作重任,热爱运动的年轻人,他们挥舞着强劲有力的双臂,迈着强壮有力的步伐,或慢跑或快跑,通过挥洒汗水将一天工作的疲劳消除。特别是一些热爱跑步的发烧友,几乎每天都会坚持沿着三江六岸这条璀璨的“项链”跑步,三五成群迎着温热又带着一点微凉的晚风跑,迎着落霞温润的余光跑。红彤彤的晚霞铺满整个江面,岸边的柳树和鲜花,似乎也在这温润的霞光中,肆意伸展着身姿,乐享一天最后的日光。而一路沿江奔跑的年轻人,尽享过江晚风,用奔跑迎接黑夜的来临,他们用热情成为自己的风景,更成为别人的风景,成为橘州城一股激情澎湃、青春向上的正能量。

晚上八点至十点的三江六岸,是活力四射的。这个时间段喧闹又不失雅致。一路沿江漫步,不同种类的广场舞,不同年龄层的广场舞大妈,甚至有些舞池里还有几个特

别耀眼的大叔,认真卖力地舞动着身姿,为了自己的健康加油。走到星河酒店旁的江边,这里经常出现由一个大叔带领跳曳步舞的队伍,伴随着韵律轻快的歌声,舞姿活力四射,所有走过的市民都忍不住驻足欣赏,甚至情不自禁也跟着跳动起来,跟着跳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好多。有时候会有一些唱歌发烧友,喜欢带着自己简易的乐器,来到美丽的江边唱歌直播,或甜美、或磁性的声音,把星光熠熠的江畔显得更加迷人,更加雅致。前往观赏音乐喷泉的市民,都会像小孩子一样,试着与音乐喷泉亲吻,站在靠近音乐喷泉最中间的地方。有时候晚风很调皮,故意在喷泉喷得最高的时候,调整风向,将所有驻足中间的市民淋得一身湿,此时此刻大家不约而同地“一哄而散”,有些躲闪不及的市民,干脆直接置身其中,甚至有些有“经验”的市民,直接打开手里的雨伞,阻断扑面而来的水雾,淡定优雅地坐在正中间欣赏三江六岸最核心的夜景。

此时此刻的三江六岸,暗涌着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这股力量的来自各个年龄层,不管他们是在跳舞、唱歌,还是在散步,都用自己的激情和活力,以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去点缀这座美丽的江畔城

市,满溢的幸福感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的三江六岸,是静谧灵动的。褪去了一天的繁华和热闹,三江六岸的周围渐渐安静下来,这条围绕在橘州的“项链”变得更加的璀璨夺目。堤岸边、草坪上、楼宇旁一盏盏、一点点、一束束,红的、蓝的、绿的灯光,色彩斑斓,如梦如幻,犹如快乐的小精灵在江岸两边跳舞。特别是江心岛,开灯的时候,犹如江中的一颗闪耀的明珠,与北京桥、与岸上体育馆建筑的灯饰相辉映,与文光宝塔首尾相呼应,让橘城的夜显得灯火通明,生气灵动。关灯的时候,江心岛为橘城添上了一层神秘的梦纱,静谧得让人遐想万千。特别是近段时间,从江心岛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途经的市民闻声便知道江心岛上的鸟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白面水鸡。可见,三江六岸的整治,让橘州这座小城环境得到极大的提升,大自然的精灵都能在闹市中物色到栖身之所。

每次有亲朋好友来访橘州,我都希望他们可以留宿一晚,带着他们看看橘州三江六岸的夜,让他们感受橘州美丽的夜景,感受橘州幸福的烟火味。



落日  
创莹

## “摘星”路上

■ 杨志锋

今天,4月18日,天气凉爽,天气预报提示空气指数优,适合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不知不觉,电白抗疫已14天,茂名疫情历时将近一月,终于成功“摘星”!14天,说短又长。“摘星”路上的一些人一些事,让我心潮澎湃,难以忘怀。

4月4日,突发疫情,我们单位虽不是专业防控部门,但接连半月,全体同事一心扑在了疫情防控工作上。领导身先士卒,第一时间到最辛苦的隔离点岗位;有的同事抽到各个不同岗位,不分昼夜当应急志愿者;有的同事分到几个核酸点,短时间从一窍不通到“行家里手”;有的同事安排到防控区当志愿者……大家岗位不同,但目标一致,行动一致,一门心思履行着“防控就是责任”。

我们在社区工作中,亲身体会到群众自觉配合从容应对,整体秩序良好。在核酸检测点大家自觉排队,保持距离,社区平时很“精明”的商家还搞优惠。我们开展核酸检测时,担心在这非常时期陌生人敲门会挨骂,结果当一户户人家开门见到我们一身红马甲,听到的是一句句“你们辛苦了!”

除了参加单位安排的志愿工作外,区里抽调我到海滨丽涛“三区”核酸检测点当了几天“点长”,起初我是忐忑不安的,慢慢地,没那么紧张,但全程一直精神紧绷、加倍谨慎,在大家通力合作下每天完成近7000人核酸采样。这里小区物业经理叫阿景,这些天带领物管的一帮兄弟姐妹忙前忙后,平时有些业主可能会对他们“视而不见”,但此刻他们就是“定海神针”。有一位叫阿萍的街道干部,看起来是一个小姑娘,她家就在这小区,由于在防范区内不能外出上班,于是从第一天起就地负责驻点工作,十四天来她连轴转,有条不紊安排各环节工作,瘦小的身影在我眼里仿佛擎天柱。一些机关单位的志愿者,一批接替一批来到马上各就各位。几十公里外的树仔镇志愿者,每天早到晚归,他们很多是来自农村的妇女干部,有一位带队的新进公务员叫阿梅,别看她年纪轻轻,指挥调度淡定稳妥,巾帼不让须眉。每天核酸采样过程中,医务、物资、转运、安保各种专班各负其责,任劳任怨。采样结束后,消杀、医疗废物处理等各种

三方人员同样是兢兢业业,他们也是幕后英雄。

在检测点,很多平时习惯用“老人机”的老人家都能熟练地操作智能手机出示粤康码,使用粤核酸小程序。最后一轮检测,一对古稀老人相互搀扶着过来,老婆婆对我说:“前几次都是医生上门做,今天我不敢再麻烦他们了,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这些天来遇到的许许多多凡人小事,真的触动心弦,内心深处的感动油然而生。

当解封的消息出来后,朋友圈刷屏了,一片热闹:“解封啦,可以开工啦”“出去兜兜风”……这一切都是新时代老百姓可爱可亲可敬的真实写照。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就是有安全感,有工作,有收入,可以漫步海堤拍拍拖,可以相约广场跳舞,可以小聚茶楼聊聊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目标既远亦近,既是理想又是祈盼,更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走过的每一步。

“摘星”路上,每个人都是了不起的!让我们记住他们平凡而奉献的身影。

## 春天的怀念

■ 郭桃珍

前几日,父亲来电告诉我,说老屋门前的黄槿树被砍掉了。我愣了一下。心,莫名的失落。

那棵黄槿树是我祖父亲手种下的。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常到它凉爽的树荫里;我和妹妹、弟弟在那里尽情嬉戏,尽情打闹;还有祖父在那里淳淳教导我……

那树粗壮得很,灰白色的皮,巴掌大的叶子,重重叠叠,仿佛撑开了一顶绿色的大伞。春天来了,一簇簇的小黄花也来凑热闹,笑着,随风摇摆着,发出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味。我们将那里当成了乐园。时而比谁爬得高;时而坐于树杈数黄花;兴致来了,双手抓着两条粗壮的枝丫,荡个秋千,就荡出一串串的笑声。

一次,眼尖的妹妹发现了异样。她尖叫起来:“有虫,毛毛虫。”果然,一片绿叶上爬着一条长长的绿虫。那绿虫在爬过的绿叶留下了半圆的缺口。我小心翼翼把绿虫戳下来,用脚踩扁,然后故意拿叶子卷起死虫,扔到妹妹脚边。这回吓得她啊啊叫,飞扑进了母亲的怀里。这时,母亲总会嗔怪我几句。

夕阳的余晖映照在这苍翠的大树下,淡黄的一片,像一个幽远的梦,像一首歌,像一幅画。该吃晚饭了,母亲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鸟儿也飞来和我作伴。我顾而乐之,摇动一枝桠,小黄花轻盈的飘下来。

春耕时节,祖父把牛从老屋牵到了黄槿树下。他扫开碎石,铺上一摞禾草,拍拍牛的头,牛像是知道要歇着的意思,前腿一跪,就蜷缩在地上,慢悠悠的咀嚼禾草。弟弟趁机央求祖父把他抱到牛背上。其实,我心里也想骑牛,但最终不敢靠近这个庞然大物。祖父经不住弟弟的软磨硬泡,用力把弟弟举起,放在牛背上。那牛立即站了起来,迈步往前走,牛皮随着脚步而抖动,似乎要把弟弟抖落下去。弟弟连忙恳求祖父抱他下来。我们都笑了,树下氤氲着一种快活的气氛。

我远远的站着,可我总注意到它鼓着的两只大眼睛在瞪着我。我不禁想,它这样瞪着,瞪着,会不会猛地站起身朝我撞过来。我疑惑地问祖父。祖父告诉我:“牛的眼睛生来就是鼓的,看到的人像草棚子一样大,所以牛害怕人,在人面前十分驯良、温顺的。牛一生都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它沉默的劳动中,我们获得了丰收。我们要对牛好点,知道吗?”我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对牛也有了一种尊敬的感情。

“来,我考你个歇后语。粪箕等牛尿,下一句是什么?”祖父问。

我摇摇头,然后说不知道。

“粪箕等牛尿——啤都有(什么都没有了的意思),你读书千万不要这样啊。”祖父笑了,我们也笑了。

可惜,好景不长。在我十八岁那年,祖父得了重病。我原以为祖父熬过了严冬,春天来了,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孰知,祖父没有迎来他生命的春天,在阴雨绵绵的二月离开了我们。自此之后,在我心里,春天多了一份伤感。

祖父去世后,我时常站在黄槿树下,一直站到淡黄的花团渐渐消逝到黄昏里去,可我再也没有等到那个瘦削的老头,悠悠的牵着牛回家了。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